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 著 梁 有 / 译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 我的大学

(苏)高尔基 / 著 梁 有 / 译

##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北京文艺出版社



“这样——我来到喀山大学学习了，仅此而已。

上大学的想法是中学生叶夫列伊诺夫灌输给我的。此人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位生有女人般温柔眼睛的美男子。他同我一起住在一间阁楼里。他常见我手中拿着书，这引起了他的关注，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开始说服我，说我具有“研究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潇洒地甩动着浓密的长头发说。

当时我还不明白，连家兔都能为科学服务，可是叶夫列伊诺夫那么出色地向我证明：这些大学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当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sup>①</sup>的事迹令人激动。叶夫列伊诺夫讲，我到喀山就住在他家，秋冬两季完成中学课程，再通过“随便”几场考试（他真这么说：“随便”），到大学里就会给我一份公家发的助学金，而大约再过五年我就会成为“学者”了。这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才十九岁，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

---

①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大学者和诗人。

他考试完毕，就离开了，大约又过两个星期，我也追他而去了。

外祖母送我时，劝告说：

“你别对人发脾气，你总是发脾气，变得又厉害，又傲慢！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可是你外祖父，他又怎么样呢？这个苦命的老头子，活来活去，到头来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指责人，这种事——魔鬼才乐意干哪！永别了，唉……”

她从松弛的褐色面颊上擦去几滴稀稀拉拉的眼泪，说道：

“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你这个不安生的孩子，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却活不长啦……”

最近一段时间，我离开过这位亲爱的老婆婆，甚至很少见到她，但是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觉到：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如此真心实意亲近我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船尾，看见她在码头岸边，一只手画十字，另一只手抓住那条旧披肩的一角，擦自己的脸和那双对人闪耀着无限慈爱的黑眼睛。

我就这样来到了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所平房的狭窄的小屋里。这所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尽头的土冈上。住宅的一面墙对着火灾后留下来的一片荒芜的空地。这片空地上杂草丛生；在艾蒿、牛蒡和酸模类草丛中，在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还隆起一些砖房的废墟。这片废墟下面是个大地窖，一群野狗住在里面，也死在里面。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个大地窖，它是我的那些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有母亲和两个儿子，靠菲薄的抚恤金为生。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寡妇是多么痛苦多么忧愁，从市场回来，把买到的东西摆在厨房的桌子上，来解决一个难题：即使不算自己，又怎能用一小块次肉为三个壮小伙子做出足够的美餐呢？

她沉默寡言。在她那双灰色的凝聚着无奈的温顺的眼睛里透着顽强，如同一匹竭尽全力的马——这矮小的马拉货上山，明明知道拉不动，却还要拉！

我来到这家三天之后，一大早，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学习呀，上大学。”

她的两条眉毛连同额头上那黄皮肤一起往上升了升，刀碰破了她的手指，她吮了吮血，坐到椅子上，又立即站起来，说道：

“啊，见鬼……”

她用手帕缠上割破的手指，夸奖我说：

“您很会削土豆。”

哼，怎么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儿。她问：

“您以为——靠这个就能上大学吗？”

那时候我还不大会幽默。我对她提的问题很当真，便对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而最后一步是要科学殿堂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

她叹了口气喊道：

“哎，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正进厨房里洗脸，睡眼惺忪，头发蓬乱，像往常一样快活。

“妈妈，做顿饺子吃多好啊！”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烹饪方面的知识，就说：“要做饺子，这块肉不好，也不够。”

这时候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生气了，冲我甩了几句刺话，弄得我两耳发红又发胀。她把一小把胡萝卜往桌上一扔，从厨房出去了，尼古拉对我眨了眨眼，这样解释她的举动：

“闹气啦……”

他坐在板凳上告诉我，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她们天性如此——这点已被一位有声望的学者无可争辩地证实了，他好像是瑞典人。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sup>①</sup>也讲过诸如此类的话。

尼古拉很愿意教导我，他利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给我的头脑灌输某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知识。我贪婪地听他讲，后来佛克<sup>②</sup>、拉罗士佛克<sup>③</sup>和拉罗士查克林<sup>④</sup>在我头脑里混成一个人了，我也弄不清楚，

---

①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②佛克（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③拉罗士佛克（1613～1680），法国作家。

④拉罗士查克林（173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谁砍了谁的头：拉瓦西<sup>①</sup>砍了杜模力<sup>②</sup>呢，还是正相反？这位出色的年轻人真心实意希望“育我成人”，他信心十足地告诉我这一点，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及一切其他条件，来严肃认真地关照我。那种年轻时期的利己与轻率使他看不出来：母亲是怎样竭尽全力而又费尽心机来操持家务，他的弟弟是个反应迟钝的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此就感受更差了。然而我早已敏锐地了解到这套厨房化学与经济学的复杂戏法，我清楚地看出这位妇人的机灵劲头，她不得不经常糊弄自己两个孩子的胃，还要养个寄居的其貌不扬而又风度欠佳的小伙子。当然，我得到的每块面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寻找随便什么工作。一大早我就离开这家，免得吃饭，遇到坏天气——就躲避到空地上那个大地窖里。我在那里闻到死猫死狗的气味，倾听狂风怒吼，很快就悟出来：上大学——不过是幻想，要是去波斯，也许更明智些。我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师，有能力种出苹果那么大的粮食粒儿和一普特<sup>③</sup>重的土豆，一般说来，能够设想出不少有益于大地的善行。在这大地上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极其困难地四处奔波。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种种奇遇和伟大的功勋。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样的日子太多——我也越来越擅长幻想。我不期待外来的帮助，也不指望幸运的机遇，但是在我内心却逐渐培养了坚强的意志，生活条件越是困难——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越聪明。我很早就明白，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致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畔的码头，在那里很容易就能挣得十五到二十戈比。在装卸工、流浪汉、骗子中间，我觉得自己如同被扔进烧红的炭火中的一块铁——每一天都给我塞满了许许多多强烈的痛苦的印象。一些赤裸裸贪婪的人和生性粗鲁的人像旋风似的，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愤恨，喜欢那种对世间一切所持的嘲笑而又敌对的态度，以及对自身的满不在乎。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亲近这些人，产生一种愿望，想进入他们那个带有刺激性的圈子里。我读过的勃莱特·哈特<sup>④</sup>的作品和大量“庸俗”的

①拉瓦西（1743～1794），法国化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反革命派杀害。

②杜模力（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保皇派。

③普特，俄国重量单位，合16.38公斤。

④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作家。

小说，更加激发我同情这个圈子里的人。

惯窃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如今是个穷困潦倒的痨病鬼，他能言善辩地开导我：

“你怎么畏畏缩缩像个姑娘呢，或许怕弄坏了名声吧？姑娘要个好名声——这是她的财产，可是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枷锁。公牛名声好，因为它吃的是干草！”

巴什金长着棕色头发，胡子刮得像个演员，身材矮小，动作灵活轻巧，活像一只小猫。他对我既像师长，又像保护人，我看得出来，他真心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喜爱《基度山伯爵》<sup>①</sup>。

“这本书里有目标，也有感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谈起她们来便津津有味地咂嘴，带着激情，那衰弱的身子发出一阵阵痉挛，在这种痉挛中有种病态的东西，让我厌恶，但是我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觉得这些话美妙动听。

“婆娘，婆娘！”他直爽地说，他脸上的黄皮肤染上了红晕，黑眼睛里闪现着赞赏的神色，“为婆娘——我什么都肯干。婆娘就像魔鬼——无罪过可言！活着就要爱，再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

他是个天才的讲故事能手，能轻易地为妓女们编一些动人的小曲。讲述不幸爱情的悲哀——他的曲子在伏尔加河沿岸所有城市传唱——顺便说一句，下面这首流传很广的歌曲就是他作的：

我贫穷，又不漂亮，  
穿的也是破衣裳，  
因为这样，  
谁也不肯娶我这种姑娘……

形迹可疑的人特鲁索夫对我也挺好。他仪表堂堂，衣着讲究，有音乐家的细手指。他在城郊船厂区开了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招牌，却私卖赃物。

“马克西姆，你可别学偷窃这玩意儿！”他眯缝起狡黠的、胆大

---

<sup>①</sup>《基度山伯爵》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长篇小说。

妄为的眼睛，神气十足地捋着花白胡子，对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得走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的人。”

“看重精神——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说，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

这么说我并不正确，我嫉妒过许多人和许多事；比如说，我就嫉妒过巴什金，他有一种特别本领，能用类似读诗的声调讲话，还加上种种料想不到的譬喻和表达方法。我记得他讲一次恋爱奇遇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

“漆黑的夜里，我像猫头鹰钻树洞，坐在贫穷的城市斯维亚日斯克一家旅店的房间里。正值秋天的十月，阴雨连绵，秋风萧瑟，风儿像一个受委屈的鞑靼人拖长声调唱一支歌；歌儿无尽无休：噢——噢——噢——呜——呜——呜……”

于是她就来了，又轻盈，又天真，犹如太阳东升时的云霞。一双眼睛里——流露出假装的心灵纯真。‘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调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是相信——是真的！凭头脑——我清楚明白，凭感情——我绝不相信！”

他一边讲，一边有节奏地晃动身子，半闭着眼睛，并且用轻轻的动作拍打着自已胸部的心口处。

他的声音又低沉又平淡，可是语言鲜明，其中有点像夜莺歌唱。

我也嫉妒过特鲁索夫——此人讲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则津津乐道，谈到东正教高级僧侣的生活却存心嘲弄，恶言相加，有一次他竟神秘地讲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是自己事业的行家！”

我觉得特鲁索夫好像是那样一种“恶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出乎读者意料——竟会变成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里，这些人渡过喀山河，到草原上，走进树丛，在那儿吃吃喝喝，谈论自己各种事情，而经常谈起的是生活的错综复杂和人际关系的混乱不堪，特别多的是谈女人。谈起这些事，便心怀愤恨与忧伤，有时又很感人，几乎总有一种感觉，仿佛在窥探那充满种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群星黯淡的夜空下，在长满茂密杞柳树丛的闷热的洼地上，我同他们一起度过两三宵。在靠近伏尔加河的潮湿的昏暗中，桅杆上的点点灯火像金蜘蛛似的，向四面八方爬动，在

岩石岸边那片漆黑中，夹杂着一团团火光和一条条光带——这是富裕的乌斯伦村的酒馆和住户的窗子透出的灯光。轮船的轮片闷声地拍打水面，驳船船队的水手们像狼似的拼命嚎叫，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打铁，凄凉地拖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什么人的心在悄悄燃烧——歌声在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

而静听人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更加令人忧愁——人们开始思考生活，每个人只管讲自己，几乎不听别人说话。他们在树丛中，或坐或躺，吸着香烟，并不贪婪地偶尔喝点伏特加和啤酒，沿着回忆的路线，返回到什么地方。

“我碰到过一件事。”在漆黑的夜色中，有人趴在地上说。

人们听完这段故事，表示赞同。

“常有这种事——经常有……”

“有过”，“常有”，“过去常有”——我听着，似乎觉得今夜人们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都有过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了！

这使得我和巴什金、特鲁索夫疏远了，但是我终归喜欢他们。按照我的经历的常规，如果我跟他们走，那也是完全自然的。想往上爬和升大学的愿望遭受严重挫折——这也推动我去接近他们。在饥饿、愤恨和愁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犯罪，不仅仅是反对“神圣的私有制”。但是青年人的浪漫精神妨碍我从命中注定要走的那条路上转回来。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庸俗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书——这些书在我心中唤起某种追求的愿望，追求什么尚不明确，但比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更有意义。

就在这时候，我结识了新伙伴，有了新的感受。在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常聚集一些中学生，玩击木游戏<sup>①</sup>，我很喜欢他们当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他肤色黝黑，满头黑发，像日本人，脸上满是雀斑，好像涂上了火药似的。他永远是乐呵呵的，游戏玩得利索，谈吐机智，真是饱含着各种天才的苗头。几乎同所有天才的俄罗斯人一样，他靠着天赋过日子，并不想加以增强和发展。他对音乐有细腻的听觉和出色的欣赏力，热爱音乐，可以像艺人那样演奏

---

①俄罗斯一种游戏，用木棒把对方摆在方格内的木棒击出圈外，击出多者为胜。

古斯里琴、巴拉莱卡琴<sup>①</sup>、手风琴，但他并不想掌握更高雅、更难演奏的乐器。他贫穷，衣着很差，但是那件皱巴巴的破衬衫、那条满是补丁的裤子和到处都是破窟窿的皮靴，却很适合他的剽悍气质、精瘦身材的敏捷动作和豪放的姿势。

他很像长期重病之后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昨天才从牢狱释放的囚徒——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愉快的，一切都能唤起他心中热热闹闹的欢乐——他像花炮似的，在地上跳来跳去。

他得知我生活困难而且有危险，便提出让我搬过去与他同住，并说他准备报考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那个奇怪的、热闹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概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鱼市街上的一所破旧的大房子，仿佛是那些忍饥挨饿的大学生、妓女以及一些无用人的幽灵从房产主手里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下边的走廊上，那里放着他的单人床，走廊尽头有一张靠窗口的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了。三个房门对着走廊，两个房间里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患肺病的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学生。他又高又瘦，让人见了可怕，满脸是红褐色的硬毛发，一身肮脏的破衣服勉强能够蔽体；从破衣服上那些窟窿里，令人厌恶地露出发青的皮肤和精瘦的肋骨。

他似乎只吃自己的指甲，把指甲啃得出血，白天黑夜都绘制和计算什么，并且咳嗽不止，发出低沉的震耳的声音。妓女们怕他，把他当作疯子，但是出于怜悯，还把面包、茶叶和砂糖偷放到他门前，他从地板上拣起这些包儿，带回自己屋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的马。如果她们忘记了，或者不知何故没能给他送去这些礼物，他便打开房门，冲着走廊嘶哑地喊叫：

“面包！”

在他那双藏在黑眼窝内的眼睛里，闪露出一一种由于意识到自身尊严而感到幸福的躁狂者的傲气。有时有个矮小的驼背的残疾人，拖着一条扭伤的腿前来找他，这人鼓囊囊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满

<sup>①</sup>古斯里琴是古代俄罗斯的弦乐器，类似我国的古筝。巴拉莱卡琴是民间的三角琴。

头花白头发，黄脸上露出那阉割派<sup>①</sup>教徒的奸笑。他们关紧房门，在出奇的寂静中，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那里。只是有一次，深夜时分，数学系学生嘶哑怒吼，把我吵醒了：

“我得说——简直是监牢！几何学——是笼子，是的！是陷阱，是的！监牢！”

驼背的残疾人尖声嘿嘿笑着，多次重复一些奇怪的字眼，学数学的学生突然狂吼起来：

“见鬼去吧！滚！”

这时他的客人匆匆进入走廊，嘴里嘟嘟囔囔，尖叫几声，全身裹在那件宽大的斗篷里——这位数学系学生站在门槛上，身材细长，样子可怕，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嘶哑地喊叫：

“欧基里德<sup>②</sup>——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使那么大的劲，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轰隆一声掉下来了。

我很快得知，这个人想用数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在完成这项课题之前，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印刷厂里干报纸的夜班校对，一夜能挣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挣不到工钱，我们过日子一昼夜得要四俄磅面包、两戈比茶叶和三戈比砂糖。然而，我没有时间干活——要去学习。我费尽艰辛征服各门学科，特别是语法的那些狭隘的死板的格式使我感到苦恼，我完全不会把生动的、劳动中产生的、巧妙灵活的俄罗斯语言塞进这些格式里去。但是不久，令我满意的是，原来我开始学习得“太早”，就算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由于年龄关系，也得不到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一张单人床，我——夜间睡觉，他——白天睡觉。他因彻夜不眠而疲惫不堪，脸色憔悴，两眼熬得发红，他一大早就回来，我立刻到小饭馆里打开水，我们住处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吃面包喝茶。古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酒鬼小品文作者“红色多米诺”写的滑稽诗，他那种对待生活的戏谑态度令我

---

①俄国18世纪末一种残酷的宗教派别，认为肉欲是罪恶，应该阉割。

②欧基里德（公元前315～公元前255），古希腊大数学家。

惊讶——我觉得，他对待生活，就像对待肥头大耳的婆娘加尔金娜一样——她是卖妇女旧衣服的女商贩，兼拉皮条。

他从这个婆娘那里租下了楼梯下面的一个角落，可是对这个“住所”他不付分文，他说些有趣的笑话，拉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以此支付房租。当他用不太高的男高音拖长声调唱歌时，他的眼里便流露出嘲笑的神情。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班的歌手，她懂得这些歌曲中的意思，常常有一些小泪珠从她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不断地流到那酒鬼兼馋鬼的发紫的胖脸上，她用胖手指头抹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一块肮脏的手帕仔细地擦手指。

“哎，古罗奇卡<sup>①</sup>！”她赞叹道，“您真是个演员！您要是再漂亮点儿，——我准让您走运！我安排过多少年轻小伙子去伺候那些生活孤独而内心寂寞的女人啊。”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在这里，住在我们上边。他是个大学生，制皮工人的儿子。这小伙子中等身材，宽胸脯儿，大腿奇瘦，像个锐角冲下的三角板，这个锐角折断了一点——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他那深深缩进两肩的脑袋也很小，长着鬃毛般的棕色头发，在那没有血色的苍白的脸上阴郁地瞪着一对鼓出的碧眼。

他违背父命，忍饥挨饿，有如一条丧家犬，通过极大努力，用尽心机才上完中学，并且进了大学，然而他发现自己具有深沉而柔和的男低音，于是也想学习唱歌。

加尔金娜没有放过他，把他安排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她的儿子已是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中学毕业了。富商的太太是个干瘦的、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士兵，有一张禁欲的修女般的冷冰冰的面孔，一对灰色的大眼睛藏在深眼窝里。她身穿黑色连衣裙，戴老式绸头巾，她的两只耳朵上颤动着镶宝石的耳环，颜色绿得刺眼。

晚上或者一大早，她有时来找自己那位大学生，而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好像跳进大门似的，迈开坚实有力的步子走进院里。她的脸色显得可怕，双唇紧闭得几乎看不出来了，两眼瞪得很大，无可奈何而又忧郁地望着前边——仿佛她是个瞎子。不能说她很丑，但是她显然感到紧张，这紧张使她变得丑陋，似乎把她的身子拉长了，面

①古里的爱称。

孔也绷得难受似的。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活像个疯女人！”

那个大学生憎恶富商太太，躲避她，可是她像残酷无情的债主或间谍似的追逐他。

“我是个好害羞的人，”他喝过酒，后悔地说，“我为什么要唱歌呢？就凭这样的嘴脸和身段——不会让我登台，不会的！”

“断了这无聊的事吧！”普列特尼奥夫劝告说。

“对呀。可是我可怜她！我受不了，又可怜她！你要是知道她是那么——唉。”

我们倒也知道，因为听见过这女人夜间站在楼梯上，用低沉的、颤抖的声音央求：

“看在上帝分上……亲爱的，喂——看在上帝分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产和车马，给产科学校捐过数千卢布。现在却像个女叫花子，乞讨温存。

喝过茶之后，普列特尼奥夫躺下睡觉，我出去找活干，很晚才回家，这时，古里就该去印刷厂了。如果我带回面包、香肠或煮“下水”的话，我们两人就平分，他便带走自己的那一份儿。

我剩下独自一人，就在“马鲁索夫卡”各个走廊和角落里溜达，察看这些我不熟悉的人怎样过日子。这所房子住满了人，好像一群蚂蚁。里面有一股刺鼻的酸臭味，每个角落里都隐藏着对人仇视的浓重的暗影。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乱哄哄的：缝纫机响个不停，歌剧班合唱队女歌手们在叫嗓子，一个大学生用男低音练音阶，一个半疯的酒徒演员高声朗诵台词，醉酒的妓女们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于是我心里产生一个合乎情理却又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在忍饥挨饿的年轻人中间，有个棕头发、宽肩膀、高颧骨的人总是瞎聊闲扯，此人大腹便便，有两条细腿，一张大嘴，满口大马牙——因为这嘴大牙，得了个绰号叫“棕色大马”。他跟一些亲戚——辛比尔斯克商人们打了三年官司，并且逢人就说：

“我就是拼了命，也得让他们彻底破产！让他们去乞讨，过上三年讨饭的日子——这以后我就把判决后从他们手里得到的一切全都还给他们，所有的都还，并且问问：怎么样，鬼东西！就得这么办！”

“这就是你的生活目的吗？棕色大马？”人们问他。

“我一门心思地打算办这件事，不能再干别的了！”

他整天去区法院，上高等法院，找自己的律师，常常在晚上用出租马车拉回好多纸袋、包儿、瓶子，在自己那间天花板下垂、地板凹凸不平的、肮脏的房间里举办热闹的宴会，把大学生和女裁缝——所有想要饱餐一顿和喝点酒的人都请来。“棕色大马”本人只喝罗姆酒和一种饮料，这饮料给桌布、衣服、甚至地板留下了洗不掉的、棕色的污斑——喝过酒，他就哀嚎：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喜欢你们——都是正派人！我却是恶棍，残忍的家伙——我想毁掉亲戚，一定要毁掉！真的！我不想活了，可是……”

“棕色大马”的双眼像受了委屈似的眨动着，一滴滴醉鬼的眼泪湿润了那难看的高颧骨面孔，他用手掌从面颊擦了泪，抹到膝盖上——他的裤子经常都是油迹斑斑的。

“你们怎么生活？”他叫喊，“饥饿，寒冷，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规矩吗？过这样的生活能学会什么呢？哎，但愿皇上知道你们是怎样生活的……”

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各种颜色的钞票，说道：

“谁需要钱？拿去吧，弟兄们！”

歌女们和女裁缝们从他那毛茸茸的大手里把钱夺过去。他哈哈大笑，并且说：

“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大学生的。”

可是大学生们没有拿钱。

“让钱见鬼去吧！”制皮匠的儿子愤怒地喊道。

有一次，他喝醉了，给普列特尼奥夫带来一把揉成硬团的面值十卢布的票子，把钱往桌上一扔。说：

“你要不要？我——不要……”

他倒在我们的单人床上，大喊大叫，号啕大哭，不得不用水灌他浇他。当他睡着的时候，普列特尼奥夫试图把这些票子抚弄平，但是不可能——这些票子贴得很紧，必须用水润湿，才能一张张分开。

在这间烟雾腾腾的肮脏的房间里，窗户对着邻家的后墙，显得又挤，又闷，又闹，又可怕。“棕色大马”喊叫起来嗓门比大家都高。



我问他：

“您为什么住在这里，而不去住旅馆呢？”

“亲爱的——就是为了开心！跟你们一起心里感到温暖……”

制皮匠的儿子也认定说：

“对，大马！我也一样。换个地方，我会完蛋……”

“大马”央求普列特尼奥夫说：

“演奏吧！唱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放在自己的膝头，唱起来：

你升起来吧，升起来，红太阳……

他的声音柔和，沁人心脾。

房间里变得安静了，大家在沉思中倾听那些如泣如诉的歌词和古斯里琴弦发出的低微的声音。

“好，鬼东西！”那个给富商太太解闷的不幸的人低声嘟囔。

在这所老房子里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居民中间，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富有智慧，智慧的别名——就是欢愉，他扮演着神话故事中善神的角色。他的心灵具有青春活力的鲜明色彩，他会讲出色的笑话，会唱美妙的歌曲，尖刻嘲笑人们的风俗习惯，勇敢揭穿生活里愚蠢的谎言，这一连串活动使生活增色不少。他刚刚满二十岁，看外貌他像个半大孩子，但是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在困难时候能够出点力并且能经常帮忙的人。好一点的人——喜欢他，差一点的——怕他，甚至连老岗警尼基福雷奇也常常以狡猾的微笑向古里致意。

“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是上山的“通道”，它连接两条街：鱼市街和瓦盆老街；在后一条街上，离我们住所大门不远，在一个角落里安安稳稳地摆放着尼基福雷奇的岗亭。

他是我们街区的老警察，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胸前挂满了奖章，他的脸——显得很精明，微笑起来——挺亲切，眼睛——倒是狡猾的。

他对这个热热闹闹的、人来人往的大杂院非常关心；他那衣着整齐的身影每天有好几次出现在院里，他走路不慌不忙，察看住所的窗户，那眼神就像是动物园管理员查看兽笼一样。冬天，在一个住所

里逮捕了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两人都是乔治十字奖章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sup>①</sup>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逮捕的还有左布宁、奥夫夏尼克、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和另外一个什么人——因为图谋设立秘密印刷厂，为此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星期日大白天到位于城里闹市区的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为此事这些人被捕了。有一次宪兵们夜间在“马鲁索夫卡”大杂院里抓走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高个子，我给他起绰号叫“流动钟楼”。早晨，古里得知此事，激动得弄乱了自己的黑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糟透了，快去吧，老弟，快点……”

他解释应当往哪里去，又补充说：

“留神——小心点！也许那里有暗探……”

这项秘密任务使我极为高兴，我像雨燕似的快速向船厂区飞奔而去。到那里，在一家黑黝黝的铜匠作坊里，我看见一个眼睛极蓝的鬚头发的年轻人，他正给一口锅镀锡，但是并不像工人。在角落里老虎钳旁边，有个小个子老头儿，白头发上缠了一条皮带，他正在忙着磨阀门。

我问铜匠：

“你们这里有没有活干？”

小老头生气地回答：

“我们——有活儿，可是对你来说——没有！”

年轻人对我匆匆一瞥，又低头镀锅了。我悄悄地用脚碰了碰他的脚——他惊奇而生气地用那双蓝眼睛盯住我，抓住锅把儿，好像打算把锅向我扔过来似的。可是他看到我对他使眼色，便平心静气地说：

“走吧，走吧……”

我再次对他使个眼色，便走出门外，站在街上；鬚发青年挺直身子，也走出来，不言不语地盯住我，抽起烟卷来。

“您是吉洪吧？”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sup>①</sup>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1880年至1881年曾在土耳其斯坦指挥阿哈尔·捷金远征军。

他气愤地皱起眉头，两只眼睛打量着我。

“是哪个彼得？”

“大高个儿，长得像助祭。”

“还有事吗？”

“没别的事了。”

“可是彼得，助祭，别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铜匠问道，他这种问话的方法使我完全相信他不是工人。我跑回家去，因为能够完成任务而感到自豪。我第一次参加“秘密”活动就是这样。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和这些人关系密切，可是对于我要求参加从事这些活动的团体，却回答说：

“你还早呢，老弟！你——得学习……”

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结识了一个神秘的人物<sup>①</sup>，这次见面被一些戒备措施弄得挺麻烦，使我预感到要发生某种非常重要的事。叶夫列伊诺夫带我出城，到阿尔斯科耶的地里，他在路上告诫我，对这次会面要万分小心谨慎，此事必须保守秘密。后来，叶夫列伊诺夫向我指着那个在远处荒原上慢慢走来的不大的灰色身影，左右环顾一番，低声说：

“就是他！跟着他走，他停下来时，您走到他跟前，就说：我是外来的……”

秘密活动总是愉快的，可是在这里我却觉得很可笑：在炎热的晴朗的白天，一个孤独的人像一根灰色小草似的在田野里荡来荡去——再没有别的了。我在墓地门口赶上了他，我面前原来是个年轻人，有一张干瘦的小脸，像鸟儿似的两只圆眼睛里露出严肃的眼神。他身穿中学生的灰大衣，但是浅色的扣子已经掉了，换上了黑色的骨制扣子，破旧的制帽上还能看出钉校徽的痕迹，一般说来，他身上有某种过早的显示自己的成分——仿佛他急于表现自己是个完全成熟的人。

我们坐在坟墓中间，躲在浓密的灌木丛的阴影里。此人讲话枯燥无味，像履行公事。对他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神情严肃地盘问我读过什么书之后，便提出要我参加他组织的小组，我表示同意，接着我

---

<sup>①</sup>此人是别列津（1864～？），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在合作保险协会任职。